

精鈔
大字

隨

園

全

集

附讀外餘言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小倉山房尺牘卷六

隨園

與梁山舟侍講

黃山歸見凡上有陳受茲世兄帶來尊札。蠶眠小字。為小倉山房詩集校勘精嚴。凡一音韻一來歷。一偏旁。靡不部居別白。條分而縷析之。雖當時虞仲翔駁正康成經義。共百六十處。無此精嚴。因念司馬溫公作通鑑。自稱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且皆絕大經典。博洽宏通。可觀可誦。而其時能讀一過者。只王勝之一人。想見其餘士大夫。皆自鄣無識。束之高閣。拙集不過偶爾謠吟。了無意義。而侍講又素有高亢疎懶之名。故呈送時。慮未必肯觀。即肯觀亦未必全擷。乃公然低首降心。耐煩批閱。肯為將伯之助。逐字推敲。得無胸中竟以此集為可以暫存人間之物。故務使協於美善。而後已耶。雖大君子之用心。理宜如此。而僕恰得之於意外。顏之推稱曹子七十猶學。名聞天下。此其時矣。特將改本另刷呈覽。以不負一番見愛之苦心。所摘九十一條。其中一一如教。惟街彈馬援二音義。所以未改者。緣平素掀翻古人文集。如范蠡之蠡。鄧侯之鄧。伍員之員。彌衡之彌。相如之相。司馬之司。貞觀之觀。中興中酒之中。王氣之王。欽遲之遲。親迎之迎。琵琶之琵。車騎之騎。往往平仄兩用。杜少陵詩。到此應常宿。相留各判年。判作仄聲用也。先判一飲醉如泥。則又作平聲用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中作平聲用也。百年垂死中興時。則又作仄聲用矣。他如刺

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考音義。應字難字。均當作仄韻。而皆趁已之便。以平聲押之。此外元白兩家如此類用韻者。尤指不勝屈。枚故藉此為口實。自文其過。其實一時無字可改。故不得不畏難而苟安也。服罪輸情。上博一笑。

與韓紹真

前讀王君弼傳。裁剪有法。欣喜之至。近時作古文者少。金陵則又少矣。得足下起而張之。授受有人。庶幾吾道之不孤也。嘗謂方望溪才力雖薄。頗得古文義意。乃竹汀少詹深鄙之。與僕少時見解相同。中年以後。則不敢復為此論。益望溪讀書少。而竹汀無書不覽。其強記精詳。又遠出僕上。以故眇視望溪。有劉貢父笑歐九之意。不知古文之道。不貴書多。所讀之書不古。則所作之文亦不古。唐宋以來。推韓柳能為文。然昌黎自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懼其難也。迎而拒之。柳子與韋中立書。所引書目。班班可考。其得力處。全在鏤鑄變化。純以神行。若欲自炫所學。廣搜百氏。旁撫佛老。及說部書。僥入古文。便傷嚴潔。嘗讀呂氏春秋。載伯夷就養於文王。未至岐周而道卒。王荊公最博雅。未必不見此書。乃作伯夷論曰。豈年高不及至周而死耶。抑或未及待武王而死也。故意跌宕其詞。以作波瀾。不肯引呂覽以實之。於此可悟作文之道。益貴直者也。貴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木之直者無文。木之拳曲盤紆者有文。水之靜者無文。水之被風撓激者有文。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巧即曲之謂矣。善作文者。平素宜與書合。落筆時宜與書離。又須揭取。

精華掃糟粕而空之。雲之卷舒。鳥之飛翔。皆在於空。銅厚則鐘啞矣。膏盛則燈滅矣。莊子云。室無虛空。則姑婦勃谿。其理皆寄一貫。足下好學而能不為學所累。故佈此同心之言。以佐足下之自信。而有以更進也。

謝畢撫軍

嚴侍讀處寄手書來。所以存慰之者甚至。適枚遠遊紫琅。未及裁答。近聞中丞以軍政餘閒。督東坡作生日。首先提唱。和者如雲。此事與前年修楊妃墓相倣。想見分陝以來。三輔春深。九邊風靜。故不特思周黎庶。兼且施及古人。賢者當官。雖千百年前之名士。傾城俱受其福。使逃聽風聲者。誰不踴躍起舞耶。張友來接賜小兒衣服。貴真手練紙無一字。豈乾阿嬌罔極之恩。多在不言中耶。伏念童子木衣裘裳。古之訓也。阿蓮六歲。何足以當火鼠之奇。溫然而明。公視同己子。有屬毛離裏之思。敢不剪裁命服以拜。但未知金釐頂上。曠代箕裘。將來能克紹於萬分之一否。外有穀種羊帽簷玉桃帶扣二物。枚不肯告知伊母。私自自之。自知裝潢白髮。覆首圍腰。未免不稱。然欺其未冠之兒。且作攘羊之父。冠帶有知。必將笑其燕婉之求。遇此戚施矣。古玩尾價。枚久不省記。明公忽將全數寄來。想哀其衰老。有意栽培。而又不肯居贈賜之名。故託為找欠之說。查他山詩曰。醉無名特借花。其即大人長者之用心歟。枚雖歸舊債。實感新恩。白叟黃童。一齊申謝。

寄孫補山中丞

客秋八月拜辭榮戟。即返端州。重九後。料量歸棹。繞道桂林。是弱冠時薦舉鴻博之地。事隔五十年。如習鑿齒再到襄陽。劉子訓重來東霸。凡棲霞獨秀仙鶴明月諸峯。無不徘徊瞻眺。感既係之。且喜閣下故人馬嶸山浦柳愚兩山長。俱一見如舊。相識倚裳聯轡。訪古搜碑。極文宴之歡。因知中丞百一山房中。怪石作供。嵌空奇妙。悔在五年城。未乞一觀。為憾。隨順流北下。尋愚溪。訪鉅鍾潭。觀日出於祝融峯。賞雪於黃鸝樓。得詩百餘首。一路南風不競。水淺灘多。燈節前三日。纔抵金陵。雖布帆無恙。壯伎如初。而回首龍門。已有謝元暉白雲在天之感。覺舍弟得隸旌麾。常親道氣。為可妬也。伏念平生師友。在公論則重其為人。在私情則感其知己者。惟孫文定尹文端二人。不圖垂暮之年。又得之於閣下。相見太遲。相別太速。東望於邑。思何可支。所望珠江轉舵。移節金陵。俾老人扶杖觀化。受一廬而為氓。實所欣幸。賜詩九章。一時方聞綴學之士。抄萬本。讀萬遍矣。賤子還山。如衣錦焉。

與陸朗夫中丞

昔謝太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范文正公經略西陲。而戀戀於圭峯水月。古名臣有經世之功者。往往有出世之心。非務其名也。良以道韻平淡。然後能知進知退。而罔以寵利居成功。中丞屏藩山左。聲施爛然。獨能詠循陔之詩。灑然引退。天子重其為人。思其為政。鋒車敦逼。中丞感非常之恩。應詔復起。此種風範。尤於世道人心。極有關係。此枚所以當垂暮之年。而必停舟。修士相見。

禮也不意中丞願見之心更甚於枚道先人替題乞假歸娶詩時在旁磨墨年纔十七思之慨然誦枚古文琅琅滿口意尊官不忘疇昔勤簿書兼勤文章中丞真古之人哉臨行親送登舟綰紵兼金大思壓已廉泉之水一勺皆甘枚不敢辭而不受然自念侯生老矣圖報無時犯詩人胡顏之譏空呼負負而已賦五言一章小好情悃還山覓一介之使香不可得適有硯工姚姓者來楚託其寄上姚生攻石之工渾古精雅中丞或呼而進之取家傳鬱林之石一試其伎何如

與李松圃郎中

客冬小住桂林得交喬梓晤言之下方知五十年前原是通家一旦相逢可勝悲喜足下洗筆銀河裁花作骨詩筆與唐賢抗手雖道衡著迷偶就問於顏籀而李白文章早傾心於謝朓矣蒙見愛之深情文兼至捐晉唐之硯則代架雲梯憐老眼之昏則盆貽仙草朱提百鎰鄭重相將從來文字之交往往比骨肉更孃尤為關切古之人鍾期流水莊惠濠梁何以加焉別後水淺沙淤礙難鼓棹行十餘日方至全州有札一函交小阮寄上諒蒙省覽永州王蓬心太守遣使相迎索我之詩贈渠之畫兩人挑燈鋪紙同棹白頭不覺笑曰可還似五十年前赴童子試耶因極夸溪厓洞壑之奇勸小住往遊而余以歲暮懷歸遽從瀟湘洞庭而下迄今思之懊悔無及方知劉阮在天台塵心一動便永隔人天往者不可諫如何如何一路封姨作虐直至今春燈節前二日纔還金陵雖叨蔭庇老身無恙而回憶瀟江書院中八仙一席與心池柳愚輩把酒吟詩亦杳不能再

昔趙文子垂隴之會。與列國諸賢飲酒樂。嘆曰。吾不復此矣。僕自搔白髮。正復似之。未知閣下與羣公琴歌酒賦時。猶念及空山一叟否。

答補山中丞

端州役來。接手書。知前寄數函。都蒙英盼。深慰下懷。伏念枚身歷名場五十餘年。所遇名公卿。感恩者有之。知己者亦有之。從未有三次傾衿。而能挾其肺腑之所藏。如公者也。公教之以董子之言。去其羣奉。集其眾和八字。此即孔子之所謂見賢思齊。樂道人之善。孟子之所謂舍己從人。好善優於天下是也。枚之謏陋。何足以當。常笑宋儒講學。於聖人道理。豈無窺見堂奧者。然必矜矜然。抹殺漢唐三千年諸賢。而自謂獨得不傳之秘。則未免自大也。而反自小矣。春秋時季札所到之國。必交其賢士大夫。如叔向子產輩。皆刻意周旋。枚雖非季札。而幸所歷兩粵兩湖。萬里有餘。所遇名流。頗記某某。時往來於心。而不能決捨。不止山川之登臨。烟雲之怡悅已也。得詩百篇。寄呈教削。家弟香亭。有為善之資。少堅定之力。自隸公麾下。後漸覺端靜。方知南州小史。頓改風裁。為在張令門牆故也。聞郎報知蒙臬薦。論其才。似未足膺斯重典。將來報恩酬知。談何容易。然枚實為之喜。而不寐者。不喜其官階之將遷。而喜其歸依之得主也。嘗讀史冊文苑傳曰。最先為韓愈所知。則其人之文學可知矣。循吏傳曰。某官為宋璟所薦。則其人之政事可知矣。香亭竟為補山中丞之所薦。海內聞之。定皆額手。枚幼不習字。晚悔無及。每執筆如書生騎馬時。防遏隱意。

態全非。所上箋奏。公偏以親書命之。宿瘤之醜。不能自匿。又意所傾吐。不能自休。遂致塗鴉滿紙。老秀才重赴一回鄉試。手腕欲僵。公覽時哂之耶。憐之耶。

與秋帆中丞

聞中州積年荒歉。尚書一到。雨暘時若。年歲順成。益信郭代公所臨之地。能使泉水變甘。毒龍
逐徙也。枚撰魚目墓志。已屬道甫先生代呈教削。刻下其一孤二寡。俱來金陵。予立勞勞。毫無依
倚。枚雖小有飲助。而綿力無多。實難為繼。偏值江省奇荒。石米五金。枚年七十。未逢此難。魚嫂來云
中丞許助三千金。代存妥處。此種風義。嵩華同高。凡在士林。無不異音同嘆。感泣者不止程氏一
門也。惟是現在待哺甚殷。寒衣典盡。未知慈雲一片。何日吹來。託枚代為探信。伏思以周濟之惠。
當索通之催。局外局中。均覺太過。然探其情景。不得不然大君子能將千百萬哀鴻。起諸溝壑。況區
區故人之十餘口哉。枚以故口欲默。而難緘。筆將停而仍下者屢矣。惟中丞憐之。而賜覆焉。

辭妓席札

來書道不赴妓席。疑僕晚年染道學習。氣則大不然。僕之不來。正慮逼我走入道學故也。何也。
凡人必先抱正心誠意之學。矜矜自持。不得已一登妓席。被冶容所動。遂喪其生平而溺惑之。如
是則樂矣。今我素非莊士。先存好色之心。欣欣然而來。不料一登妓席。被其惡狀阻興。使頃刻間意
不。誠心不得不正。終席間如對嚴師。如是則苦矣。近日秦淮畫舫之遊。樂少苦多。以故稱貞。

縮屋實非本懷。不特此也。纏頭之費。或言與其賞此輩。不如振貧窮。此說良迂。然亦必發於中心之所願。而後揮金如土。亦所甘心。若方且唾之棄之厭之之不暇。而勉強揮霍應酬。主人之情粉飾家僮之耳目。勢必先吝後悔。胸中作數日惡。況我輩纏頭。自知不豐。不得不虛詞褒贊。佯相附會。斷不忍在此等地方。作史魚之直。面加貶詞。於是像做枯窘。題一般無中生有。面目醜則夸其身段。肌理惡則譽其風神。費一片苦心。造幾句浮譽。仔細思量。轉不如仍作州縣官。巧言令色。奉承上官矣。凡此皆僕所以奉辭之故。足下諒之。至於認欽鵠作鳳皇。以符拔為麒麟。則海畔逐臭之夫。自古有之。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不足怪也。毋相強也。

覆雲松觀察

寄到手書。公然鄙人一序。冠羣言之首。欣幸無極。讀近作二冊。凡所杼寫。皆枚意中語。未知何時逃入先生腹中。走出先生腕下。使我且妬且舞。因之憬然有悟。先生所以推許我詩。如元相之愛龐巖。為其類已故也。然君子和而不同。又承虛懷下詢。抑心所謂。危敢不以告耶。諸作是少陵晚年手筆。無可推敲。略有一二可疑者。都已墨之卷端。以便斟酌。大槩僕與先生天分有餘。往往不肯平庸。爭奇競巧。要維持之以莊。運之以雅。則大巧若拙。而於詩文之道盡之矣。尊作自壽詩。家無半畝憂天下。胸有千秋愧此生一聯。此種胸襟氣象。雖大聖賢何以加焉。不料末句。以年老成精作結。有如虞庭蕭韶鈞天廣樂之地。忽跳出沐猴一舞。怪鳴一鳴。趣則趣矣。類即不類耶。他如宋

阮秦阮天公腰背之類皆斧鑿痕太重有傷大雅明知人老成精典出淮南子原非杜撰而鄙意斷乎不可者譬如虎醫用藥必不因馬勃牛溲載在本草之故而遽與復者並用也莊子曰道在屎溺此語何嘗不是至理然使牽莊周而置之溷圈之間道則道矣其能不掩鼻而逃耶

答陶治雲送蟹

移人就蟹一人之享移蟹就人舉家之餐我知今夕通遲兩兒都學螭蜺拱手祝陶世兄早得中書矣且韻怕重複句貴單行鴨不隨來尤見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之妙且使老饕引領留有餘不盡之思唐宮人上官婉兒評沈宋詩以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結擢為第一世兄以蟹為明月以鴨為夜珠將來世兄廷試亦必第一且螃蟹雖見海龍王也是一味橫行世兄將來以文才橫行天下即以今日之蟹為之兆也

答周漪香夫人

前肅手書寄隨園雅集圖求題未同而言自覺冒昧不料寄未三日而沈紀來寧奉到夫人採芝小照命枚加墨紅顏白髮路隔千里不約而同真可謂文章有神心心相印矣捲開圖畫華耀莊嚴如見韓幹寫九天女之容非下界凡人所敢逼視一時家師兒子樊素姬無不額手傳觀傾衿禮拜也因記當年尹相國副室張夫人受封一品枚拜見後獻詩云身受金閨曠代恩果然玉立天人樣一時佳話傳遍江南今將此聯移獻妝閣所恨枚年衰才盡不能副見委之盛

心。又不敢知難而退。謹做尚書題隨園圖故事。作長慶體一篇。補圖中所未有。其頌揚真切處。似較諸題者略有微長。不知夫人以為可存否。來書刻雕朽木。矜寵太過。枚何敢當。讀至自嫌失學。黯然神傷等語。念現在之榮華。暴千秋之姓氏。此等胸襟。求之當代公卿。尚難多得。況閨中女士耶。真乃宣文十哲。聖賢一流。不止福慧雙兼。生天成佛而已。更有懇者。枚著隨園詩話三十卷。自抒議論。揚表幽光。其中夫人佳句采錄尤多。雖現在無力開雕。而一息尚存。終思辦理。求夫人賜序一篇。并諸卷首。以作光榮。遇古今未有之人。求古今未有之序。是枚所愧。愧於中而不能自己者也。亦尚書聞之所欣然。首肯者也。刻下尚書信來。約枚明春為嵩嶽之遊。枚老矣。方修月告之文。凜夜行之戒。不敢蹈程魚門故轍。或春間鄧尉梅開。竟駕扁舟來謁。藐姑仙子。亦古人願緩須臾母死之意。南海燒香。不若西天見佛。枚再拜。

附周夫人原書

月尊周氏端肅啟。問隨園先生萬安。尊讀先生之書。十有餘年矣。又時時聞中丞道先生言論丰采。口無虛日。海內老師宿儒。奇才異能之士。時至中丞左右者。亦莫不盛稱先生之才。其在先生同輩諸公。更未嘗不極口贊揚於無既。尊覺耳目所及。海內名流。無若先生者矣。尊凡陋之質。叨侍上公中拂身。世無復所憾。惟幼耽翰墨。妄生好名之心。不肯泐泐終世。乃生少聰明。兼多疾病。蛩寒蟬寂。終不成聲。於今悔嘆廢棄。始信天限之弗可渝奪。又無

絕技殊能高於輩行。可託傳於石公大人著述以垂永久者。他日晏然隨化。默然神傷而已。前在中州取義山十年長蕩采華芝之句。作采芝圖。畫工既劣。更不能擇手題詠。誠無可觀。今特寄呈。求賜宏製。斯人斯圖。雖不足當大方題品。誠欲藉傳姓氏於集中。則生平之憾。始釋然也。小兒嵩珠。年甫三歲。近已種花。以為遲郎福命。宜兄弟所致。先生與中丞誼重交深。聞之必喜。用敢附及。冒昧干請。臨啟惕然。諸惟遠鑒。敬問夫人懿安。遲郎文祉。詩禮之學。想日並進。亟思一見之也。附呈微物。導意。

寄阿廣庭公相

記戊午科。枚與相公同出鄧遜齋先生門下。赴闕謝恩。匆匆一見。至於今五十年矣。相公出入將相。身畫凌烟。是本朝有數人物。而枚入玉堂後。改官州郡。告歸養親。以南北之路遙。兼雲泥之分隔。以故一札之投。亦不敢輕瀆於隸人之聽。非傲也。禮士於上。大夫不敢有所先也。今秋遊武夷之便。九月十日。路過吳江。於月下望見水上旌旗。知公在杭州勾當公事而返。初意擬肅手板叩舫求見。繼而思之夜已更餘。公當就寢。且天上鳳鸞。亦未必尚憶人間有當日同飛之燕雀。以故喋斷不前。望舟竟去。到杭州見方受疇司馬。告知公欲見枚。命渠馳六百里羽檄呼之。便來。方知大君子之念舊憐才。迥出尋常萬萬。而枚之所以仰測高深者。抑何淺之為丈夫也。納手捫心。不無小過。特寄七律四章。聊申悃素不宣。

寄浣青夫人

二十年來聞浣青之名。讀浣青之詩。知老同年文敏公之家法。不傳子而傳女。有漢人伏莽兩家風。私心竊向往之。奈道路乖分。終難一見。欽欽在抱者。已非一日。去冬遊武夷。路出吾鄉。急扶杖而趨。放閣。果然。謝道韞之談諧。宣文君之經義。應口如響。韻緒紛來。趙充國云。百聞不如一見。誠哉是言。蒙念我父執。憐我類。侵飲之以羹湯。衣之以綈絰。賜赤烏之几。几踏篆竹之猗猗。題雅集圖。七古一章。渾脫流利。饒杜陵風格。可當作玉女之雲籤。靈霄之祕笈焉。感謝之忱。十言難罄。別後到蘇盤桓十日。為雪雨所困。畢公靈巖山館。僅著履一登而已。貴女弟子漪香主人。尚在中州未還。吳下世妹所寄手書。已交張止原遞至中丞公處矣。北來湖上春生。想玉體平善。諸公子書聲洋洋盈耳也。令愛存姑。猶能記代取名之白頭老叟否。念之問之。

與錢竹初

接手書。知兄於軍務倥傯之際。猶念及清涼山下人。何其誼之高。心之暇耶。且惠海物三捆。足供一歲之餐。勝受趙韓王瓜子金矣。枚去年武夷之遊。亦是天緣巧湊。使遲至今年。其能與荷戈者爭路耶。來札教其愛惜精神。以虛無恬淡為宗。鄙意不以為然。夫至虛者天也。然日食星隕。天亦無如何。古之恬淡人。有過於陶淵明周茂叔者乎。考其壽皆不踰七十。枚雖不肖。忝竊過之。且所謂虛無者。為其無成見也。若有成見。以求虛無。是受制於虛無。而虛而為盈。無而為有矣。夫抵養生之

道無心最妙。沈氏筆談載有女巫能知人隱事。或手握棋子試之。其先自知其數者。渠能知之。其隨手取棋。而自已不知其數者。渠亦不能知。此有心不如無心之妙也。枚自覺爾來健忘。少臥。哀能日增。此亦萬古千秋。天地自然之理。譬如貧人產盡。愛惜之不過如是。散縱之不過如是。故曰貧不學儉。賤不學恭。老不服藥。行行重行行。逝者為歸人。則存者為行人矣。聽其所至而休焉。兄母為我戚戚也。晉人稱王濛曰。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此則某一生得力處。五年中連接來札。屢屢以乞退為言。枚更不以為然。夫士君子流行坎止。相時而動。亦不必有成見。捉溺其間。得其道。進未必為非。失其道。退未必為是。枚山居四十年。亦是乞養先慈。年登上壽。有以成就之。非枚之所敢以早退鳴高者也。果在官。行一日仁。民愛物之事。勝在家終歲作研朱滴露之功。孔孟復生。斯言不易。倘果膏肓泉石。歸興勃然。則竟解組投簪。戛然而止。亦不必先以告人。但目下臺匪猖狂。軍書旁午。兄此時乞退。不特勢有所不可。亦心有所不安。枚祖籍慈谿。為兄部民。因生長杭州。數典忘祖。明歲老身健在。道路平安。或竟翩然而至。應雪竇之招。亦未可定。人生如傀儡。行止往來。暗中自有牽絲者。亦何能自作主持耶。客秋用蒼先生見招。枚飛往杭州。止遲九日。竟不得見。僅到靈前。作秦失三號而已。方知友朋一面。價過千金。造物於賢人君子。尤靳之也。

與朱石君侍郎

客冬蒙公招飲。許所作古文有真氣而無干弊。顏老才盡。得大君子一言以張之。遂妄作千秋之

想感何可支。別後歸江南。一路領主司之賢者。洋洋盈耳。就枚門下士。如韓廷秀。談秦陳春華。顧敏恆。李膺。等。皆素知其溺苦於學。華實兼備者。屈久得申。如緹井底珠而升之白。之庭也。伏念陸宣公。知貢舉。貞元八年。一榜得退之。元賓。歐陽詹。諸人。一時稱盛。至今傳為美談。然考其故。則由梁補闕王。郎中。為之關說。唐人所謂通榜是也。終屬公中之私。非盛德事。惟閣下倏然。前來不詢於人。不採於眾。暗中求索。而能使出羣之才。若燭照數計。而盡取之。猗歟盛哉。豈不高出古人萬萬哉。枚雖衰。恨不負卷冊揮烟墨。重入棘闈。與諸賢一戰其藝。以求賞於賢主司之前也。雖然。主試者三年一至。其教士淺。督學者一至三年。其教士深。吾浙向稱文藪。近頗衰憊。得賢者為之振作。儒林文苑。各分其類。各取其真。將見治化之隆。媲美成周。臻唐虞。各呈徒夸。元和慶厯而已耶。

與翁東如

從古文章家。替人作碑銘傳志者。其道有三。第一是其人功德忠勲彪炳海內。我為表章。不獨彼借我傳其名。而我亦借彼以傳其文。此不待其子孫之請。而甘心訪求以為之者。次則其人雖無可紀。而生平與我交好。則為之傳志。以申哀感之情。此亦古人集中。往往有之。再次其人雖於世庸庸。於我落落。而無奈其子孫欲展孝思。大釐金幣來求吾文。則亦不得不且感且慚。貶其道而為之。譬如抱關擊柝。為貧而仕者一般。此劉父所謂諛墓之文。亦古人所不免者也。若三者無一。

不過鄉里之善人村巷之賢婦此輩在世。僕指難數焉。得人人而傳誌之。論語稱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君子不為也。前在蘇州。與公望薛君彼此往返。並來一見。而家人無知。收其食物。足下又交行狀一紙。催逼作傳。不得已。做謾墓之例。撰成寄上。然古文一道。知者甚希。不得不將體例詳言之。以免俗人口實。來狀要作松莊先生與妻吳氏合傳。開口便錯。試潁翻文苑英華一千卷。八大家數百卷。可有夫妻合傳之文乎。古人墓志。夫婦合葬者。其標題但書某公某大夫。而不書暨配某夫人。何也。地道無成。統於所尊也。其妻果賢。不妨於文中叙及之。其妻分葬。則竟作某夫人墓志。此定例也。自元明以後。古文道衰。始有題中書暨配某氏之文。汪鈍翁以為此不典之詞。夫合葬墓志。尚不可以夫婦並稱。而況於作合傳乎。以故標題但書松莊先生傳。而不及其室。亦猶行古之道也。

答朱心池明府

前書有遇。思赦可免輸薪之語。何以至今猶滯留桂水。想天道此邦山好。特留與文人時時作伴耶。抑或借此抑勒文人。使之豪宕感激。有以成就其著作也。僕五六年來。行二萬餘里。東南山川都已遊徧。欠武夷一座。客秋九月。竟蠟屐而登。曼亭之峯。探九曲之妙。往來百餘日。得詩七十餘篇。閣下聞之。亦為我張目也。嘗謂佛家因緣二字。實補聖經賢傳之所不及。僕名場六十年。有終日見而落。落然若路人者。有一二見而思之。終身不能忘者。有萬無不見之理。而竟不能